姜承禄作为一个Omega，最大的自觉就是在发情期离开俱乐部，找个酒店打一针。但是今天很巧不行，他的抑制剂被管控了。

国家唯一合法的Omega抑制剂被查出添加了类似兴奋剂的物质，这种抑制剂会增加Omega会提高Omega的各项身体机能，使Omega在发情期也能保有自保能力，但同时也增加了受孕率。这是管理局的计量，在Omega平权的呼声下，越来越多的Omega选择不再生育，导致人口质量断崖式下降，于是他们在抑制剂上做了手脚，在使用抑制剂的期间，只要发生性关系就一定会怀孕。

姜承禄对抑制剂有过分的依赖，由于遗传，他的分化时间比别的Omega早一年，因为年幼还在发育，在最开始的一年里，抑制剂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无法弥合的伤害。他的发情期比别人来得凶猛，同时也时间更长，而且他很少在发情期里晕过去，在没有alpha的情况下，没有抑制剂他就会疯掉。

现在，唯一的抑制剂已经停止生产，即便他能买到以前的也不能使用，因为他是运动员，这种花费几天才能代谢出去的兴奋剂会断送他的职业生涯。

姜承禄快要疯了，他大口大口地喝水想要缓解体内的燥热，哪怕只是杯水车薪。他敏感得可以明显感受到风吹过他身体时，每一根汗毛的颤动，这是发情期的前兆，野兽就潜伏在那里，随时都可能是它扑上来将他撕碎吞噬。

又输了两场比赛，宁王在商店买了瓶啤酒，坐在门坎上独饮。没什么好抱怨的，他告诉自己，你拉跨的时候队里谁瞧不起你了？现在情况调过来，你不应该和他们做的一样？再说你才carry几把啊？愁归愁，回去别甩脸色，团队合作团队生活，输了比赛不是一个人的问题。

劝是这样劝自己，但高振宁就是没法释怀，他妈凭什么他拉跨的时候全世界的恨不得他死，姜承禄拉跨就能得到原谅。这就是Omega的魅力吗？是不是那帮屌丝天天都幻想有一天他能给他们舔鸡巴啊？

他给女友打电话说：“在哪呢？出来逛逛不？“

女友那边不知道在忙什么，周围一片噪杂，她说：“今天不行，我工作呢，你吃饭了吗？”

高振宁笑了，却说：“你管我吃没吃，反正你也不能陪我。”

女友没理他，说道：“我给你点了份海南鸡饭，记得去取别不吃饭。”

高振宁说：“下回我约你你必须出来，我这老忙了，见你一次比登天还难。”

女友说：“行行，你这身体能挺到下次见面就行。”

塔拉着鞋回到俱乐部，高振宁发现屋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明丽的黄昏混着高楼的灯透进落地窗，紫色的窗帘掉了扣凌乱地摊在地上，像是谁在上面摔了一跤。卧槽，不会有人摔倒被送去医院了吧！他翻翻兜想找手机，空空如也，应该是落在卧室了。

宁王跑上楼，在楼梯拐角处遇见了theshy。他端着一杯清水，态度比平时更冷淡，见到他只是点点头，甚至还向后撤了一步。

宁王懵了，他想，卧槽不是吧，咱俩关系不都缓和了吗？你嫌我拉跨我也努力c了，你嫌我不训练我这不天天rank，咋又这样了？差哪啊？我比你差哪啊？妈的，Omega就是晦气。

他学着theshy的样子敷衍式的点点头，那句“他们人呢？”到底没问出口，他走向卧室，擦肩而过的时候问道一阵隐隐约约的果香。

他突然反应过来，先是震惊随后又故意带着点怒气地对theshy说：“你快发情了？”

这绝对不是一个礼貌用语，没有一一个alpha会对关系正常的Omega这样说话，太轻浮，有太轻辱，就像一个嫖客对婊子说，你奶子怎么这么大。

theshy听懂了，他的脸瞬间白了，可是红色却从他的脖颈处露出一条暧昧的边，借着黄昏，高振宁看到了姜承禄的窘迫。

他现在知道屋里为什么没人了，因为这有一个发情的Omega。

高振宁想起早上看到的新闻，勾着嘴角笑笑，扒拉两下头发说：“那个，抑制剂停产了吧？”

姜承禄不明白他什么都懂干嘛还不快点离开，他只想赶快结束这场对话让然后逃离高振宁的信息素，那是一股说不清是什么的味道，远着闻还像大雨，比较温和，走进了就太刺鼻，甚至会产生眩晕。同在一屋下，姜承禄对它再熟悉不过了。高振宁在有意地释放它。姜承禄说：“是，但有备用。”

高振宁说：“当Omega是真麻烦，还得他妈要准备抑制剂，不像我们，发情了随便几百块钱就解决了。”

姜承禄太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了。眼前的高振宁和他印象里的高振宁重合了。

在刚到ig的时候，他很依赖宁王，那时候高振宁处处让着他，既体贴又有幽默感，虽然有点大男子主义，但他又不是他对象，怕什么大男子主义呢？两个人还一度传出绯闻。

但到19年的夏天，一切都变了，那时他们战队的情况不太好，不仅仅是成绩，还有队员关系，他和高振宁的想法出现了很大的分歧，再加上高振宁处了新女友场外新闻不断，队里找来了新打野，高振宁成了替补。

他不明白，如果仅仅是他们两个之间的问题的话，宁王为什么要摆出放弃整个职业生涯的姿态？他就是这样的人吗？

宁王开始公开带女友来俱乐部过夜，在休息的时候同不同的Omega厮混，故意当着theshy的面说一些难听的话。

那个时候，theshy开始明白，高振宁他就是个无赖，他展现出来的正面性都是压抑和忍耐的产物。

现在他们的位置对调了，他成了不占优势的那个。

高振宁早就在等这个机会了。

凭什么手忙脚乱，捉襟见肘的总是他？

身体已经牵扯了姜承禄太多注意力，他没法想到这时候应该说什么，他只想离开。高振宁看出了他的意图，拉住他说：“要不你也试试alpha的方法？我不要钱，免费让你体验一次。”

姜承禄用力挣脱他说：“别，别，不要。”

高振宁的信息素以绝对压制的势头喷涌向他，他仿佛被泡在一场洪水里，不管他心里有多不愿意，可是体内的信息素却像闻到肉味的豺狼哄地从笼子里跑了出来。信息素的吸引带来情感上的好感，从前对宁王的依赖重新占据他的大脑，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间，这一瞬间也足够宁王把他按在墙上，粗暴地咬上他的嘴。

高振宁用一直只手把姜承禄的手腕扣在墙上，另一只手摸向裸露出来的腰身。他的手不断向上游走，在摸到胸前的红缨时，姜承禄无法抑制地闷哼了一声。但他还在挣扎，不断用膝盖顶着高振宁已经贴近的下身。

高振宁很满意，他喜欢他的反抗，只有反抗才能证明他的强势。他把腿插在姜承禄的两条腿中间，一边姜承禄的解裤腰带一边在他耳边说：“shy哥，乖点，那抑制剂你能用吗？没有我你怎么度过发情期？硬挺吗？多难受。”

姜承禄撇过头极力躲开他说：“不，我不要。你滚，滚。”

高振宁说：“后天就比赛了，你的状态很重要啊。”

这句话是真的，姜承禄知道随着自己状态的下滑，已经有越来越多人诟病自己Omega的身份，不仅如此，他们对他迟迟不找alpha感到不满，抑制剂到底是药物，不管说得有多好听也比不上天然的ao交配带来的效果。几乎他的每一次操作失误都被归结为Omega体质，或者发情期状态不稳定。一次次的失利已经让他的处境岌岌可危，从前的名声与荣誉全是过眼云烟并不能给他任何保护，甚至还成了靶子，现在，他可能是唯一一个被人公开了发情期时间的Omega，抑制剂能掩盖他的狼狈，却不能阻止别人窥探的眼神，太暧昧的打量一次次在发情期里挑拨他的神经。在他的微博下黄色图片和私密照越来越多，几乎每个发情期都有人私聊他，问他发情了吗？被标记了吗？是不是想被操。

姜承禄哭了，他只是想打好比赛，他只是想赢，他想在捧起奖杯一次，就这么些愿望，正常得和所有lol 选手一样，凭什么到他这里就这么难呢？

高振宁正啃咬着猎物的脖颈，他要在上面留下长久不能消退的痕迹，不是只有Omega会被信息素影响，alpha也会，姜承禄的果香已经完全占据了他的大脑，他现在只想把他按在身体下面，让他所有的地方都被自己侵占，他要让他的子宫里含着自己的精液，身上带着自己的气味，还要怀上自己的孩子。

他褪下姜承禄的裤子，伸手探向那个他曾经幻想过的地方。已经湿了，软肉一开一合，脆弱，敏感，诱惑。他伸了两根手指进去捅了捅，姜承禄的反抗在式微，他的手指伸进去的一刹那，他已经全身发软，站都站不住了。他的头垂在高振宁的肩膀上，高振宁感受到了一片湿润。

“你不会哭了吧？Shy哥。”

他抽回手，抓住姜承禄的头发迫使他抬起头，确实是哭了，分不清是受到alpha信息素的刺激还是心理上的情感流露。姜承禄的眼神是模糊的，他看不清面前的人，却能明显感受到体内信息素的汹涌。

宁王走进他闻了闻说：“味道更浓了，已经发情了吧？”

姜承禄没有反映，他现在是迟钝的，软弱的，就算是牵条狗到他面前他也不会反抗。

宁王粗暴地抹了抹他被泪水打湿的眼角，继续说：“行啦，被搞得像我杀人似的，你不是也很爽吗？”说着他把手指插回姜承禄的缝隙，一边按着他的阴蒂，一边转动。

Theshy受了刺激，全身都在颤抖。

宁王笑笑，把他抱起来，走回卧室扔在床上，然后压了上去。

他粗暴而绵密地吻遍了姜承禄的胸膛，两下脱掉裤子，已经粗涨的紫红色刑拘弹了出来。高振宁自己掐住姜承禄的下颚，让他看自己的东西，炫耀道：“怎么样？大吧，一会儿包你爽。”

姜承禄用尽最后一丝理智，用一只软绵无力的手挡开他说：“别，宁，我们是队友，还，还有，比赛。”

高振宁抓住他的手，放在嘴边添了一下说：“放心吧shy哥，耽误不了比赛，ao结合配合度更高你不知道吗？”

说着他就把东西捅进了姜承禄的缝隙里，一捅到底。

这是姜承禄的第一次，被撕裂的痛苦让他锁紧了眉头，汗水和眼泪顺着发丝滴到了枕头上。

高振宁让他缓了一会儿，然后开始大开大阖地抽插，他现在已经顾不上什么九浅一深了，九浅一深是让对方爽，他现在只想自己爽。

疼痛带来恐惧和不安，姜承禄再一次将手臂挡在了胸前。宁王抓住那只手，故意按在伤疤横陈的位置，一边耸动下身，一边用拇指顺着那条伤疤来回抚弄。他的动作就仿佛那条伤疤是第二个性器官。姜承禄终于崩溃了，这条伤疤是他这辈子最不愿提及的东西，它横在他的身上，仿佛每时每刻都在提醒他，他从前的天赋是多么耀眼，而他现在却只能用剩下的所有时间来忘记这个天赋。他的不甘，他的没落，他的无能为力，全凝结在这条疤痕里。

看到疤痕，宁王突然觉得心痛了一下，不是幻想出来的心痛，是真的生理上的心痛，他的心蜷缩了一下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映？他鬼使神差地握住姜承禄那只还无抵抗力的手臂，摩挲他的伤疤。

这条伤疤的来历很可笑，喝醉了然后出意外弄出来的，多讽刺，他原来也是天才吧？天才都这么脆弱吗？受了一次伤就再也打不出巅峰的水平。天赋被收回以后他们不也什么都不是？

什么天神，狗屁天神，他不过就是凡人。

他真的会受伤，甚至受过伤后再也无法恢复。

高振宁仿佛处于冰火两重的天地，他的身体是炙热的，充满了渴望发泄的欲望，他恨不得把姜承禄操死在身下，他想起来他做替补席的时候，姜承禄说新打野更适合ig，新打野好看，他喜欢帅的，新打野……他恨不得姜承禄死在他身下。

可是他的理智在回归，甚至，他后悔了，转瞬即逝的念头里，他甚至在想，要是自己没回来就好了，Shy哥快要被折磨疯了吧。

姜承禄崩溃的方式和他的Omega身份一样无力，他挣扎着想要收回被宁王抓住的手臂，可在现在的情况下看，无异于螳臂挡车。宁王的技术很好，在疼痛过后，快感渐渐涌上来，他越来越希望宁王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嘴角的呻吟已经快要忍不住了，他感到屈辱，最后闭上了眼睛。

宁王终于放下了那条折磨人的手臂，他把它扣在了枕头上，他的眼神也在强奸，他一遍遍用目光舔着姜承禄脸上的每一寸地方，从越皱越紧的眉头，到闭合后也微微颤抖的眼睛，再到他咬着的嘴唇。他低下头，把所有的视奸过的地方都吻了一边，最后用舌头撬开了theshy的嘴。怕他咬自己，高振宁伸手掐住了他的下颚。

姜承禄的口腔和他的生殖腔一样温热而柔软，高振宁探索到的每一处都散发着水果微微的香气，他舔上他的上牙膛，姜承禄又颤抖起来。他快要窒息了，呜呜地反抗着，泪水流了满脸。

宁王的刑具又大了一圈，他故意用它东刺西刺挑拨theshy。当他碰到某一个点，theshy突然叫出了声音。宁王笑笑，一边狠刺那个位置，一边说：“知道这是啥地方吗？嗯？”

姜承禄大口大口吸着气，可是凶猛的快感打乱了他呼吸的节奏，他出气多，进气少，情况更加危险。宁王见他痛苦放慢了速度，但力度和位置却没有改变，他甚至在停留的时候故意用龟头磨那个点。他又问了一边，“知道这是什么位置吗？”

姜承禄缓了缓，手撑在宁王的肩膀上，痛苦地摇头说：“慢，慢一点。”

宁王真的慢下来，说：“什么？”

姜承禄说：“求你，求你，慢一点。”

宁王嘲讽一下笑说：“我问你这是什么位置。”说着他捅了捅那个让姜承禄疯狂的点。

“不知道，别，别问了。”

宁王说：“这是你的骚点，能让你爽，也能操开你的子宫。以后别人操你的时候就不会像我这么好心，故意找这个点让你爽了，你要记住位置，然后自己告诉alpha知道吗？”

姜承禄说：“不，不会。”

宁王停了一下说：“不会什么？”

姜承禄说：“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”

宁王笑笑又操起来。

也许是因为姜承禄是第一次，宁王不想费心调教他，也许是因为姜承禄已经失去力气的肢体，他们这一次只用了最传统的a上o下的体位。但足够爽了。在姜承禄射了三次之后，宁王终于有了射意。他放慢速度拉长这一过程。

在三次高潮之后，姜承禄早就耗尽了体力，他软绵绵地摊在床上，任由高振宁摆布，随着宁王的深入和突击，他察觉到阴道深处发生了变化，比破除处女膜还要剧烈的疼痛正缓缓上升。宁王的刑拘又往里探了一个深度。太痛了，姜承禄想要蜷缩起身体却被高振宁的大手按住。

宁王说：“紧张什么啊，我就是要操开你的子宫，这是发情期ao交配的最后一步，忍着点。”

说着他完全退出了生殖腔，就在姜承禄以为结束了的时候，他又突然全力冲了进去。

“啊！”

身体被撕裂了，好像一把刀插了进去。

子宫咬得高振宁头皮发麻，太他妈爽了，他扣紧抖个不停的theshy，说：“我要射了。”

滚烫的精热像水柱一样打满子宫的内壁，又爽又痛，姜承禄攀上了宁王的肩膀，就像溺水的人拽住唯一一块浮木。射精的时间很长，大概有两份多钟，在射精之后，宁王并没有马上退出来，而是任由刑具在子宫里结节。这是彻底的标记的前奏，宁王趁结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把姜承禄翻了过去，一口咬向他后颈的腺体。

一瞬间，水果甘甜的香气里注入了大雨的味道，仿佛水果们泡在洪水中渐渐腐烂。

结消退了，宁王在姜承禄的子宫里捅了两下才推出去。他重新把姜承禄翻回来。只见他已经失去了意识。宁王伏在他耳边说：“shy哥，你马上就要退役给我生孩子了。”